



出版社

限期结婚记

〔香港〕高旅 著

目 次

先说个头	1
“求婚？啊呀，阿弥陀佛！”	4
告诉五哥	8
小高去求婚了	11
都到飞机场去	15
小高绷着脸嘀咕	18
好象吊瘾的鸦片鬼	21
拍胸脯介绍对象	25
“捉弄人就要你的命！”	28
老高发现了李露丝	32
追到旧游之地	35
母校的新校舍	38
“你这个色狼”	41
捐了两千块钱	45
小高说得嘴滑	49
在乐斯美发厅	53
窝打街十号地下	57
姊妹俩谈爱情问题	61
李露丝顿时呆住	64
老高浑身不自在	68

李珍大打出手	71
黄总经理给打晕	74
李露丝直淌眼泪	77
“用不着扭我小辫子了”	81
周师奶也着急	84
周师奶要报差馆	87
五哥发号施令	90
胡莉莉的伯父	94
不怕他飞到哪里去	97
老高打麻将	100
小高挨了一顿打	103
把老高看作老千	107
李露丝看假信	110
见了钞票眼睛出火	113
李珍又大显身手	117
这场是大打出手	120
这场出手还要大	124
出手的尾声	127
警车出动了	130
黑夜搜山	134
医院聚首	137
也算大团圆	141
“啊呀！这个女人！”	144
姐妹俩	148
小高哭脸	151

周师奶说：“难怪！”	155
李珍探老高	158
李珍听“相攸”	162
结 局	165
后 记	169

先 说 个 头

六十年代初，在我们“高氏宗亲会”里，听到一件奇闻。有些人说它是奇闻，有些人说它不是。

两个主角虽然姓高，但是和“高氏宗亲会”无关。热心的老宗们还查过家谱，可是也查不到，不知是哪里的野高，总之他们不加入“高氏宗亲会”。或者是冒姓了高，也说不定。这一层无关紧要，不必细表。

先说第一个主角。他叫高小林，大家叫他小高，在一家相当大的贸易公司做事，有二十七八岁年纪了，还没有结婚。一个月赚四百块钱，本来也不错，极有资格谈恋爱，而且进一步去结婚。他不在谈吗？那也不然。他忙得很，但是弄不清对象。一收工，他就上跳舞场。吓！上跳舞场谈恋爱？恐怕谁也要觉得有些那个。当然，在小高看来，也觉得不怎么对，然而他只要一有空，就往跳舞场里钻。

七钻八钻的，他就和乐斯舞厅一个叫胡莉莉的舞女搅上了。倘说完全是小高上乐斯舞厅的结果，那也不是。胡莉莉是小高的二房东周师奶的牌友，常来打牌，因此和小高亲热起来。

小高同她谈恋爱吗？小高没有这个心思，只是玩玩。然而玩玩要花钱，不错，他花钱，小高甘心花，他的钱没去路。可是这是没有底的，随你的便，高兴花多少是多少。小高总算好，在她身上花了三四千块钱，随即就腻了。

正在这个时候，小高公司里来了一位女秘书，也是故事里的一个主角，名叫李露丝，其实是黄总经理私人的女秘书，很漂亮，洋派得很，仿佛是外国回来的。办公是三天两头不到，薪水支一千块。大家知道她是黄总经理的什么人。不知怎么的，她和小高很接近，很要好。

这是什么道理呢？别人一推详，知道李露丝老想到美国去，钻头觅缝想办法弄护照，而小高又是吹牛吹得忘记自己姓什么的人，一向自称路路通，通天晓，有办法。再则，他有个小叔叔在加拿大。别人以为，李露丝要就是在这几点上，打小高的主意。

可是在小高本人来说，却不这么想，以为李露丝对他极有意思。所以小高也曾一再向人表明，黄总经理虽然是他上司，可是爱情这件玩意，却没有什么上司不上司好讲的。的确，他比黄总经理年轻得多，而且上下也还生得周正。他甚至觉得，已经是开口向她求婚的时候了。当然，拣着这个对象，他也没有认清楚。

好，现在就要说到另一个姓高的主角了，那就是小高的小叔叔，他叫高永祥。他在加拿大，去了已经十年，是一个普通的诚实华侨青年。大概在十年之前，他就开始省吃俭用，省了一笔钱，直到如今，可以成家了。有一天，小高忽然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告诉小高，说他准备回香港来结婚，

不知有没有适当的对象。他为什么问小高呢？因为小高是他唯一的亲人。恰巧这时李露丝来了不久，可是整个写字间都已派到了照片。——沙龙照，姿势美得很。

这时小高还和胡莉莉搅得很热，手上很拮据，连房租也付不出，而且负了债。他立刻就回了信，不知是鬼摸了头还是怎么的，附上李露丝的照片一张，请高永祥寄些钱来，代他送送礼，设法让李露丝和他直接通信。至于李露丝是什么职业，什么身份，当然一概不提，只说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孩子，就算完了。

高永祥一看照片，觉得很合心意，立刻寄了几百块钱来。小高随手一花，当然又完。偏偏二房东周师奶又讨欠租，讨了几回，小高就说：“这么吧，我写一封信，你给我抄一抄，寄给小叔叔，就有钱来，一定还清你。”

周师奶一向听得小高吹牛，说他小叔叔在外国怎样发财，做大老板，也有七分相信，就说：“你写信给你小叔叔好了，何必要我来抄？”

“不，一定得你抄，这中间有个道理。”

周师奶一看，才知是一封署名李露丝的信，还不知是个小骗局。周师奶看在钱的份上，就给他抄了，还写了信封，地址就写香港清水街四号二楼，还加“李斌”字样。她以为一定是小高给人代笔，不知道李露丝是谁。

同时，小高本人也去了信，又向他要几百块钱，说这是第一回通信，我得从旁加点劲。高永祥果然又寄了几百块钱来。高永祥的信都寄到清水街四号：一封给小高，一封给李露丝，由小高转交。

周师奶慢慢就知道了真相。小高叮嘱周师奶，这件事要保守秘密，不好让第三个人知道。周师奶当然答应了。不过她一打听，就把她吓坏，原来李露丝在中环商业区的社交界中间，也算是一个出名的漂亮女人。这个小骗局要拖累她。这件事胡莉莉渐渐也听到了一点风声，不过她只知道小高去追李露丝，这点她不在乎。

周师奶是做惯媒婆的。华侨子弟到香港来找对象结婚，她经常从中说合，还带了女孩子上茶楼去“相攸”，作为副业。好在高永祥没有到香港来，所以暂时还想不到她自己的生意。

自此以后，信写得愈来愈热，周师奶也没办法，只劝小高早些收场。小高向高永祥要的钱也愈来愈多，前前后后，三个多月中，巧立名目，得了高永祥大约有四千多块钱，还了债，其余都花在胡莉莉身上。

然而，小高同李露丝也热起来了。

这点“来龙”说明之后，就要说到“去脉”，我们的奇闻也就正式开始了。

“求婚？啊呀，阿弥陀佛！”

这一天，是公众假期。

周师奶的客厅里，哗啦啦一声响，倒下麻将牌来，其时是上午十一时半的样子。

他们好容易才凑上了搭子。胡莉莉有一个好朋友吴太，

她很少上周师奶这里来，今天不知怎么来了，说要打牌，三缺一，叫小高来凑一脚。小高说今天有要紧的事，没有工夫。周师奶没有法子，就去找她的同行——也是兼做媒婆的张太，她才从乐斯茶楼赶来，于是就开始。

小高在房间里梳头，穿衣服，打领带，向着镜子，龇牙咧嘴地装鬼脸。床头放着李露丝的照片，时不时拿起来吻一吻，这证明小高把她爱得不得了。墙上，也还挂着高永祥的照片，仿佛瞪着眼在看他，还向他眨眼。当然，照片不会眨眼，不过是小高有些眼花和神志恍惚罢了，于是小高也向他眨眨眼，忙着打领带。可是他打到半路里，就停了手，往袋子里一摸，发觉一文钱也没有。不要紧，可以向周师奶借。他就拉开门，神气活现地站到房门口，一边打领带，一边叫：“周师奶，请你来一下，同你说几句话。”

四个人刚刚坐下洗牌，周师奶才伸手，就不耐烦地说：“什么事？你说。”

“你来嘛。”

“啊呀！早不说迟不说，人家刚坐下……”说着，她站起身来。

胡莉莉忍不住插嘴了，她对小高有些不满。因为近来他不怎么在她身上花钱，好在她的台钟一向还算旺，人客来来去去，倒也谈不上什么醋意。不过说话之间，不免要尖声尖气了。

“叫他打牌又不来。公众假期呀，忙什么？人家打了，又来叫这个那个，你看他只有自己。”

胡莉莉尖着指头砌牌，红指甲，绿胶牌，都闪闪发亮。她侧过头来，瞟了小高一眼，鼻子微微一掀，好象要在鼻子

里挤出几句话来。

猛不防小高已义身到她面前，两手执着领带，说了一句话就回身：

“又不叫你。”

“叫我？我没有周师奶好脾气，看我不打你的头！”

“你打我？哈，”小高说，“要叫你，得到乐斯舞厅来一点钟八块八，陪我坐钟，你还打不打？”

胡莉莉身子一扭，装着除开生气便没有办法的样子，忽地站起来，捏着拳头去打小高：

“嗯嗯嗯，你真是衰人！”

“你打你打！”小高说，“打是爱，骂是疼。”

胡莉莉就在小高背上捶了几下。

“舒服舒服！”小高说。

“不要缺德了！”周师奶把小高一推，推进了小高的房间，反手掩上门，把背心向门上一靠，说道：“什么事？”

“借一百块钱来。”小高伸开了手，手心向天，五指摊开，还在舞动着。

“啊呀！”周师奶吃了一惊，低声说，“你上个月的房租还没有付哩。”

“知道。”小高理直气壮地说，“小叔叔快要寄钱来了，一到就还，几时少过你？”

这一点周师奶完全相信，小高不赖账。不过一提起他的小叔叔高永祥，她的心里就起疙瘩。

“唉！小高，你快快不要这样做了，还是收了个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周师奶还是很低声，生怕给人听见。

“就要收场了，你放心。远隔重洋，万里迢迢，你怕他会来吗？闲话少说，拿钱来。”

周师奶在身边掏钱，说道：“你倒说得好，上次的信，还说什么‘只要我们见了面，就好议婚事了’。你想想看，这样的玩笑也开得的吗？”

周师奶揸着一张一百元钞票，向小高指指点点的，却不放手。

小高说：“有什么关系？这回的钱一到，你就给我写一封绝交信，不就完了？”

小高伸手来拿钱，周师奶还是不放。外面有人拍门，胡莉莉在叫：“周师奶，牌砌好了，就等你，同他多说什么？”

小高使劲地向着门撇了一下嘴。

“来了！”周师奶大声的答应，然后又压低了喉咙，说：“小高，你在她（周师奶指指门外）身上用钱，一千是一千，两千是两千，还有可说；李露丝是什么人？可没有底呀！借一百块做什么？”

小高不理睬，刷地把那张一百元钞票抢到了手里，塞进袋子。小高很得意，说：

“你知道什么？李露丝身上倒不花什么钱；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向她求婚，快要请你喝喜酒了，哈哈哈哈！”

“求婚？啊呀！阿弥陀佛！”

外面又在拍门。“来了！”周师奶赶紧答应。

“不是叫你，”胡莉莉说，“信差来了，小高有挂号信。”

“可不是？”小高听了，就跳起来，打了一个旋。“哈，

“还你还你。”他把一百元塞到周师奶手里，开门冲了出来。

告 诉 五 哥

哪知来人并不是信差，而是电报局的；送来的是电报，不是挂号信。

小高签了字，暗想不妙；回头却见胡莉莉掩着嘴在笑，知道胡莉莉故意捉弄他，向她盯了一眼，也不做声。

吴太当然不知道他们中间的纠葛，说：“衰女，笑什么呀？快叫周师奶出来打牌。”

周师奶还是不出来，抓了那张钞票，盯着小高问：“谁来的电报？”

“不要慌，”小高突然镇静起来，关好房门把电报拆开。他的手指似乎有些发抖，“让我来看。”

“小叔叔来的？”周师奶凑上去，可是那是洋文，她看不懂。

“糟糕！真是小叔叔的哪！我的天！”小高看着，低声叫了起来。

“他怎么说？他要来了？”

“可不是？”小高用指头点着电报，“你看，他说已经乘飞机离开温哥华，今天就到香港，还要我通知李露丝。唉！小叔叔，你真是傻瓜。”

“唉！谁比得过你聪明呢？你还说他万里迢迢的，不会来香港哩。事情要穿煲了！”

“穿煲了。”小高抓着颈子，两眼瞪着李露丝的照片。

“那怎么办？”周师奶洒着手，仿佛手上都是水，手里还是拿着那张百元钞票，舞得霍霍响。

刷！小高来得正好，又把那张钞票抢到了手里。

“啊！你怎么？”

“没什么，借一借，现在就到飞机场去接他。”

小高提了上衣，丧魂失魄地冲到门口，忘记了什么，又回转头来，把李露丝的照片塞到了床底下，然后再冲出去，方要开大门，可是又记起了什么，回转头来，冲回房间，把门关紧，竖起一个指头，对周师奶说：

“赶快，你现在就给我写一封绝交信……”

小高附着周师奶的耳朵，唧啉了一阵。周师奶张着嘴，一股劲的点头。

这件事反正同周师奶没有什么大关系，她倒是希望小高及早收场的，现在这么一办，她就想起了她的生意——她手里有的是大姑娘。

小高冲出大门，胡莉莉叫他也不睬，下了楼梯之后，周师奶还不出来，胡莉莉就大叫：

“周师奶，你到底打不打牌呀？”

“等一等，我就来。”周师奶在小高房里找信纸。

胡莉莉叫吴太坐一坐，她要追小高，和他说几句话。胡莉莉奔下了楼梯，看见小高站在大门口，在那里端详电报。胡莉莉打背后凑上去，在小高肩头轻轻一拍，这把小高吓了一跳。

“小高，急急忙忙的，到哪里去啊？怎么叫你不回应？”

小高楞头楞脑，向她苦笑，说：“没什么，去飞机场，接我的小叔叔。”

“我知道，”胡莉莉装着不关心的样子，“你的小叔叔打加拿大来了，我不管。我只问你，今晚你来不来？”

“来？到哪里？”小高一味楞头楞脑。

“看你，”胡莉莉点了一下小高的鼻子，笑着说，“到乐斯舞厅来呀，还有到哪里？一个人要凭良心，你忘记交情了？”

“哦！不忘记，不忘记，来，来，来，准来。拜拜。”

说着，就叫住一辆的士，向胡莉莉挥挥手，一溜烟的走了。

胡莉莉也不明白，今天小高为什么这样丧魂落魄。其实小高已经打定主意，现在就要到李露丝家里去。他刚才定了定神，把电报仔细看了一遍，知道飞机要在下午三点钟才到，用不着赶忙到飞机场去，打铁趁热，还是先去求婚。

胡莉莉咬着嘴唇，目送的士，直到看不见影子，才转过身来，走到马路角上去。这一件事，她得告诉五哥。

五哥是谁？这很难说。在胡莉莉看起来，五哥是她的，可是在五哥看起来，很多象胡莉莉这样的人是他的。五哥要“照”起很多人。从前胡莉莉在小舞厅里，给人“照”起，要收她月费；后来胡莉莉转到卖八块八的大舞厅，那家伙还想来“照”，给五哥把鼻子都打扁，可是五哥不收她月费，彼此只讲交情。胡莉莉知道五哥做什么的，几次三番帮了他不少忙，因此也认识了吴太。她时常在尖沙嘴、中环出入，肥肥胖胖的，看起来就象有几十万身家。

胡莉莉一点也不麻烦，轻而易举，只要打一个电话，把事情告诉五哥，说有一个华侨，打温哥华来的，名叫高永祥，今天下午就到，小高已经去接他，他是小高的小叔叔，如此这般一讲明，也就完了。

马路角上有个电话亭，她就关在里面，同五哥讲了好一会。楼上吴太等得不耐烦，又见周师奶把张太叫了进去，这两个媒婆在里面叽哩咕噜，窃窃私议，不知商量什么。客厅里只有周师奶的丫头，蓬头散脑的，象个鬼一样，在那里熨衫。吴太就气起来，掷了一下色子，拉了提包就走，却不料胡莉莉在电话亭里打电话，向她招手，于是这个肥婆也挤进去。

胡莉莉打完电话，还和吴太耽在里面，隔着玻璃望过去，只见胡莉莉指手划脚的说了一大阵，吴太则聚精会神，听得摇头摆脑。

小高去求婚了

现在再来交代小高。

的士快到李露丝家门口，小高就连声叫停。车费一元八角，他掏出那张百元钞来，要司机找，连声叫快。

“没有零钱找！”司机懒洋洋地说。

“怎么？出来做生意不带零钱？”

“啊？出来坐车不带零钱？”

这司机倒是有点儿脾气，回过头来，瞪着小高。小高自

知说话欺了人，也就没有再争。司机又回过头，抓定驾驶盘，望着前面，只等他付钱，却不听见客人出声，于是又回过马来，忽然不见了客人，不料这位客人低伏在车座下面。

“喂！”司机很不恭敬地叫他，“你在找什么？”

小高伸起一只手来乱摇，拍拍司机的背，说：“不要吵，不要吵，等一会给你钱。”

司机莫名其妙，只好咽了口气等着，却见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叼着雪茄，摇摇摆摆的，打旁边铁门里走出来，坐进停在前面的一辆白牌车去，咕的一声，就开走了。

小高这才探起头来，开了车门冲出去。司机连叫“喂喂喂”。

小高一面跑一面说：

“给你钱，等一等。阿萍，阿萍，慢慢关门！”

原来那个男人是黄总经理，小高正要下车，忽然看他打里面走出来，倒是没有料到，吃了一惊，连忙伏低；这时黄总经理已经去远，小高看见女工阿萍正要关门，连忙跳下来叫住她。

小高向阿萍借两块钱，叫她付一付。那司机收了钱，临走，还向小高的背心瞪了一眼。

小高这下子可浑身松了。他咳声嗽，摸摸头发，按按领带，就一直闯了进去。

李露丝送走了黄总经理，就坐到梳妆台前，拿起粉扑子来抹粉，向镜子伸长了颈，盖印似的，东一盖，西一盖，还绷紧了嘴唇匀唇膏；接着又硬起了背脊骨，把头转来侧去，尖着指头，在头发上东一摸，西一摸。

“美极了，美极了，美人对镜理晨妆。”

李露丝在镜子里看见小高，站在房门口，这才想起，小高今天要来找她，就对着镜子埋怨他，说：

“等了你老半天，怎么这时候才来呀？”

小高一看床上，乱七八糟的，桌上的烟灰碟里，有两截吸剩的雪茄，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李露丝呢？还穿着晨褙，露着条精光的大腿，侧过头来，对小高说：“进来！”又是一股劲儿的笑，不知怎么的，小高眨眨眼，就发梦似的迷糊起来，赞叹地说：

“啊呀！露丝！……早上有点事，就来晚了。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呀？”李露丝转过身来，向梳妆台上一靠，两条腿举得高高的，往床背上一搁，顺手就把黄总经理的照片镜框扑倒了。小高走到面前，说：

“露丝，我的照片呢？”

“在那边抽屉里，你去拿来。”

小高拉开抽屉，看见自己的照片，静静地躺在那里，就说：

“露丝，这算什么？”

“大家都是朋友嘛！有什么关系？朋友的照片，抽屉里还多着呢。”

“可是我小高不同呀！”

“知道，”李露丝笑得更甜了，“你和别人不同，可是现在还是朋友啦！来，放到这里来。你说，有什么好消息？”

小高沉住气，把照片授给李露丝，忽然转出一个主意，